

對那些用理智的人則是喜劇。」

她是前者還是後者呢？

她展開方方的臉笑了：「我希望我是後者。」

季季的創作生活

本文原載「虎風通訊」，我們刪改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編者

問：回憶往往是美好的，尤其是重感情的人。李大姊「屬於十七歲的」一文中，對高中生活週遭環境有極深刻的描寫。因此，想請問，生活環境在你的作品中有何影響？

答：我想沒有任何人能否認「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我們時常聽到一句話說「人是環境的產物」。我在從事寫作的這些年中，在作品中可以一年一年看出生活與環境所澆成的經驗的痕跡。我認為一個寫作者往往是在自身環境中體察生活及生活中面臨的諸多問題。我並不是說所有的作品都是作者真實的生活環境的映現，但不可否認的是，往往通由真實的環境，再加上作者的想像力來產生作品中的環境背景。

問：作者的個性是否會影響作品？

答：作品好壞與看作者的寫作態度。我是個大而化之的人，但我的作品通常要經過半年左右的醞釀時期，不敢匆忙下筆，我的作品少就是這個緣故。個性對整篇作品的構造並無十分的影響，只是對作品中的人物塑型，多少會有自己的影子在裏面。

問：今日旅居臺北，客城環境與南部不同，思想行為難免受影響，發生價值層次的改變。「拾玉鐲」一文中所要表現的，是否即由這環境的差別而產生？

答：說到價值觀念的改變，我想任何人在其一生中，隨着環境的變遷，時間的演移，必然有多種層次的改變。過去在南部，我自小生活在一個純樸的農業社會之中，接觸的人和事也都是比較單純的。到了臺北之後，在生活面是拓寬了，見到的人和事也都和以往大不相同。這中間自然的就有了價值層次的改變。但不管是何種改變，我對各種比較表象的價值層面，並無太強烈的指責之意。我想，我只是忠實的把我所看到社會表象呈現出來，其中或有各表象間的對立或矛盾之處。我想我所能在此解釋的畢竟有限。而且，自己註釋作品的內涵也是很難的。只能說，要表達我對人世的愛憎，最好的途徑就是經由我的作品，我對自己最熱切的期望也僅此而已。

問：那麼作品是否需先賦予意義，而后從事創作？

答：這是必然的。如果一個作者對其欲寫作的題材不先在內心中賦予某種意義，則他的寫作本身也就無甚意義了。

問：曾聽朱西寧先生說過：「對於自己的創作太清醒太準確的自覺，會傷害藝術生命」，這句話與你的意思是否有衝突？

答：我想朱先生這句話的意思，主要是指對寫作理論的吸收泥固不化，也就是說，在寫作時太有「匠氣」而失文學作品的真性。我剛才所說的話，與朱先生的話應屬不同的範疇。我個人對寫作理論向極厭惡，也從不囿於理論創作。我剛才所說的意義，並非理論寫作所圈指的意義，而是屬於個人所認同的意義。說得更明白些

，在作品肯定我所欲呈現的層面的本身，便是我所說的意義。

問：您對於文學批評的看法如何？

答：我一向不太重視文學批評。因為我一向認為先有小說（作品）後有批評。我想文學批評只能視為一種參考或一種理論知識，絕不能作為創作的依據，這是因我認為一個創作者的創作是絕對自由的，而不應受制於某些理論或某些欲求，或某些他人的寄望。

問：作品發表後，讀者也許會有許多不同的反應，甚至產生極端的看法，這對作品來講，是好是壞？

答：我認為這不是好壞的問題，而是一種自然的現象。這也牽涉到剛才提到的價值的問題。一個作者的價值觀可能是單一的，但讀者因人多意見異，價值觀是多元性的。他們對作品的看法可能正與作者的價值觀不謀而合，也可能背道而馳。因為我始終認為這現象是自然且必然的，所以讀者來信對作品表示贊同或反對的意見時，我都能淡然處之。

問：前面提過作品反映「對人生的愛憎」，可說是提出社會問題，而沒有辦法解決社會問題？

答：我想解決比較迫切或比較硬性的社會問題應是政治家的事。小說家若說他能解決社會問題，未免是自恃「藝高膽大」或「大言不慚」。但許多問題亦並非如楚河漢界那樣壁壘分明。我認為小說家在呈現社會問題的同時，亦有其隱形的功用，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潛移默化的功效。這種功效是很緩慢的、漸進的，而且和讀者的領悟力是成正比的。

問：小說在今日社會所佔地位如何？

答：最近會有許多人預言小說沒落了。尤其一九七三年美國普立茲文學獎發表時曾無小說一項，更助長了此一說法的嚴重性。這種說法的產生，當然和工業社會文明的極致有關。作為一個執著的小說創作者，我對這一說法的呈現並不持悲觀的看法。可以說，我無視於這沒落的趨向的衝擊。人在一生中有為與有所不為完全是個人內心的事，應與別人的看法無關。而且，一個小說作者若因聽小說沒落了而頹喪棄筆，對本身是損失，

對整個的文學潮流也是一種損失。我相信世界潮流是會週而復始的，這已經有人預言了。我們不知何時，目前的高度工業文明的社會在我們生活中完全崩解；人類又回復到純樸重精神生活的時代。我希望小說若有所謂面臨「斷層」的危樣的話，小說家們當堅持自己的熱情，渡過這個過渡時期。

問：對於長篇與短篇小說，兩者之間，你有何偏好？

答：我偏好短篇。這原因可能是因（一）符合我的爽朗乾脆的個性，創作時間較短，較不會有拖泥帶水的不耐感，（二）我一直以寫作爲專業，寫短篇的「立即利益」較快。

問：請您談談您的寫作習慣。

答：我一向習慣夜間寫作。寫作時桌子要收拾得很乾淨，要喝茶，偶而抽烟和聽音樂。除此外，沒有特別的習慣。

問：對一個初學寫作的人，有何忠告？

答：我自己初學寫作時，從未想及自己具備了何種條件。所以我也不敢對現在正要初學寫作的人有何種「忠告」。我想，最主要的只是一股執著和熱情吧。炭火不息，乃能延續久遠，我的感想僅只這樣而已。

註：虎風通訊是虎中虎女旅北同學會辦的一份刊物。

（許德賢筆記）

是不是民歌 請自己來聽 中國現代民歌集

余光中詩 楊 弦曲

「搖滾樂迷也許會感覺這些歌太『溫』，正宗民歌的愛好者也許又嫌這些歌太『洋』，當行本色的音樂家也許嫌這些歌太『淺』，可是這裏面自有一番境界，爲搖滾樂、中國民歌，和藝術歌曲所無……」這是余光中先生在二月十三日的「中副」上所表明的態度。

而在這之前，中副一連刊載了四篇文章討論我們這張唱片，他看民歌，我看民歌，您爲什麼不也買張來聽聽，由您自己說「民歌是不是這樣」。

■每張定價50元（外埠郵購請加附包裹費20元）

書評書目

國外：航空二五〇元，平郵一一〇。
郵撥：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 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